

歷史與空間

■文：安立志

書若蟬蛻

■文：葉輝

生命之元

初冬季節，赴衡陽參加一個研討會。此去韶關不遠，會後乘高鐵前往，不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此行的目的地是丹霞山，以親眼目睹大名鼎鼎的陽元山與陰元山。

此時的北方已是寒潮頻頻，而南方仍是深秋天氣，不知是否與颱風「海燕」有關，連續幾天陰雨連綿。雨越下越大，取出預備的雨傘，又買了一件雨衣，進入了號稱「中國紅石公園」、「世界地質公園」的丹霞山。此山有着神奇瑰麗的丹霞地貌，錦江之濱，林木之間，且不論「長松婆娑，修篁掩映，清泉瀑布，飛玉噴珠」的「幽賞之勝」，一座座由紅色砂礫岩構成的山峰，「或如龍蟠虎踞於上；或如鳳舞蛟騰於前；或如獅面螭形，懸立孑孓於十步之處。凸凹不同，吞吐異狀」（南明，李充茂《丹霞山記》），無不展現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僅如此，美麗的神話傳說，燦爛的摩崖石刻，神奇的僧道寺觀，神秘的懸棺岩棺，既是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是重要的旅遊資源。更令遊人驚愕的是，在世界所有丹霞地貌中，此處擁有獨一無二、形神畢肖的陽元石、陰元石，從而使丹霞山成為世所罕見的「天然性文化博物館」。

從錦江右岸，過陽元橋就是陽元石景區。沿着山路向上走，陽元石之巔在山石林木間隱隱微露，繞行至近，粗壯的陽元石已是兀然挺立。大自然真是不可思議！這塊由砂頁岩構成的天然石柱，從龜頭而中段而根部，甚至色澤、血管都歷歷在目，除了大小之異，與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形肖神似，幾可亂真。從拜陽台遠眺，一柱冲天，傲然雄起，直指蒼穹，好像在向鄰近的玉女峰展示其壯偉與雄風。據專家考證，陽元石高28.5米，直徑7米，屬石柱類型。如果以整個石山隆起作為陽元石孕育之開端，按平均上升速度計算，陽元石的歷史應有100萬年；如果按該石柱相對高度和平均剝蝕速度計算，陽元石的歷史也有30萬年。陽元石的壽命幾乎與人類社會相始終！這塊丹霞石柱之所以命名陽元石，是取其陽剛之陽，元氣之元之意蘊。陽元石亦稱「祖石」。在古老的中國象形文字中，祖先的「祖」寫作「且」，即取形於男根。在考古學上，作為人工的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徵，曾有「石祖」、「陶祖」和「木祖」，而陽元石乃天然之物，其形狀無絲毫人工雕琢之痕跡，故稱「祖石」。大自然型天塑地，這哪裡是一塊天然巨石，這原本就是洪荒歲月、初民時代就已存在於天地之間的生殖崇拜，這原本就是造物主塑造的生命之根、生殖之莖。有人套用《西遊記》一句韻語形容陽元石：「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倒也有些切題。據說，陽元山前有一斷石村（也叫多仔

村），全村男丁旺盛，全村生男孩的比例高達80%。也許是這小山村位於陽元石腳下的緣故吧。

相對於陽元石的張揚、高傲，陰元石就顯得含蓄、羞澀的多了。從福音峽下來，一路山道崎嶇，竹木鬱蔥，大約走了一千多米，才見到了極為隱秘的陰元石。該石隱藏於深山幽谷之中，1998年才被人們所發現。「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此言果然不虛。陰元石高10.3米，寬4.8米，中間有一道裂開至底部的隙洞，其洞長約4.3米，最寬處75公分，深4米。其形狀、比例、顏色，如同放大的女性生殖器。人們把這塊奇石命名為「母親石」、「生命之門」，可見早就有人將這塊遠古遺留的天然之物，賦予了生命與情感。據考證，陰元石是丹霞盆地岩層經地殼變化抬升後又被風化所造成。雖然其規模與氣勢不及陽元石，但它形神逼真的程度確與陽元石不分軒輊。如果人們公認陽元石是大自然的傑作，那麼，陰元石的存在卻曾發生爭議。陰元石風化的痕跡非常明顯，只是由於過於逼真而引起許多猜想。有人說它係自然所形成，有人說它因雷劈所形成，也有人說它是母系社會留下的圖騰……不過，多數人都認為，這奇特罕見、無與倫比的陰元石，絕非人工之所為。

如同牛郎、織女遙隔天河，陽元石、陰元石隔山隔江相望，直線距離卻不到5公里。這兩座自然天成、維妙維肖的奇石，坐落於丹霞景區，陰陽並存，剛柔相濟，琴瑟和諧，相得益彰，人們無不驚歎大自然的型天塑地與鬼斧神工。在江西的龍虎山景區，就有金槍峰與仙女岩，這兩處景點予人更多的是神似與想像。而如陽元石與陰元石，酷肖原型，形神逼真，使人瞠目結舌、歎為觀止。這一對天造地設的奇石，不僅同時存在於當今世界之上，而且同時存在於丹霞山景區，真可謂得天獨厚，絕無僅有。對於這一曠古罕見的天然尤物，古今中外，多少旅人遊客，為之追慕、為之留戀；多少騷人墨客，為之吟哦、為之潑墨；多少專家學者，為之讚歎、為之傾慕。絡繹不絕的遊人來此，不就是為了一睹那萬古一柱的陽元石和幽秘深隱的陰元石麼？不就是為了一睹那天工開物所造就的萬古不磨的生命圖騰麼？

陽元石、陰元石，都是自然的產物。然而，其形體、其神韻，卻無不體現出生命的屬性，體現

出人類的性徵。生命本身就是自然的產物。天地、陰陽作為遠古的哲學範疇，往往從自然追溯生命的起源，從生命探求自然的發展。《莊子》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易經》說：「天地氤氲，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周易》來得更直接：「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甚至《紅樓夢》中湘雲與翠縷的「陰陽對」，也將陰陽與男女相聯繫。陽元石不就是天地賦予的生命之父，陰元石不就是天地賦予的生命之母麼？面對這奇特的自然尤物，雅人擅長歌詠，俗客難免調笑，中國性學會會長徐天民為丹霞山中華性文化博物館題詞曰：「陽元陰元，以人為根；男女性性，以人為本」，體現的則是嚴謹與哲思。

說起天地陰陽，想起兩則中國神話，早一些的是女媧造人。作為一個超自然、超人類的怪物，女媧造的人，在最初的記載中，是不分陰陽、男女、公母、雌雄的。晚一些的是石猴出世，「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胞。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石猴。」（《西遊記》）

女媧與石猴都是神話，「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馬恩全集》第46卷上，P48-49）陽元山、陰元山是「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永恆實體，但其似乎不是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恰恰相反，它卻是運用自然力來創造神話、啟迪生命。不知是偶然巧合，還是歪打正着，正是這自然力本身披露了生命的構造、揭示了生命的起源、凝結了生命的圖騰。



■丹霞山風景。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心靈驛站

■文：陸蘇

補碗補心補落花

補碗補心補落花。

春天補碗動，冬天補鍋忙。別的日子留着補心。

不知道是不是春天時一年的日子剛打開封面，人們都憧憬着好日子，心情比較歡快，一激動就容易打破碗。而冬天時人們看見了日子的封底，沒了念想，破罐破摔的心比較迫切，所以打破的鍋就比較多。於是，補鍋補碗的修補師傅隆重出場了。

女媧似的修補師傅們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巡遊，把裂了的碎了補得天衣無縫，或者把接縫隆重地補成了錦上添花。當然，這女媧都是大老爺們，手卻巧過了在布上繡花的姑娘媳婦，他們是在瓷片啊、鐵片上繡花。

一個村有一個村的專屬修補師傅，他要是補不動了就輪到他的兒子或女婿或徒弟，跟世襲領地似的。即便是相鄰村的修補師傅也幾乎不串場，串了也沒用，沒人給活啊。村民們約定俗成地只認自己御用的修補師傅，無論啥時打裂了鍋啊碗啊盆啊，都會收拾在廟房裡，等待熟稔的那個修補師傅來拾掇。要是哪天修補師傅來了，家裡居然沒準備好幾個要補的物件，那簡直是件太辜負人、太不仗義、太丟祖宗臉的一件見不得人的大事了，怎麼着也要尋個鋼精鍋換個底啊，哪怕借個破搪瓷臉盆補個漏啊，這樣心裡才過得去，才顯得心裡存了惦記。

眼見着一個碎成了五、六片的青瓷碗，被百般捨不得的李家婆婆用一塊雪青的大手帕包着顛顛巍巍地交到了修補師傅手中，說「這是我結婚時喜宴上用的碗，只剩這一個了……」師傅用淡淡的眼神輕輕捎帶了一眼，低頭收下了。不知他用了什麼魔法，等李家婆婆再見到這



■補碗補心補落花。

網上圖片

個碗時，碗不僅完整了，而且那些接縫被師傅巧妙地修補成了一顆金色枝椏的樹。原本小家碧玉的普通青瓷碗，突然有了大家閨秀的官窯風範，那金色線條的分割似乎是時光的驚艷鑲嵌，美得不可或缺。李家婆婆小心翼翼地捧起碗，好半天不敢推進懷裡，端詳了好一會，才確認了碗上的往日痕跡。臉上那個失而復得的驚喜啊，幾乎瞬間盛滿了手中的碗，又順着碗沿漫溢。那師傅補好的，還有李家婆婆心裡的好時光吧。

是不是其實每個人都很想要那麼一個人，幫着補碗補鍋補衣，補心補念補情，再幫着補初一補驢歌補落花。

我們補不勝補的一生啊，要歷經多少滄桑多少精彩，才能擁有這麼多繁複而驚艷的補丁。

且補。且歌。且行。

■文：星池

延續

軀體遽然躺下，化作青煙，何時消散，在於能烙在多少人心坎，延續留下的愛與夢。

一月上旬，資深戲劇工作者何偉龍因病去世。社交網站內，紛紛湧現眾藝術家的惋惜語句，或悲慟思憶，或娓娓道出種種情誼。作為劇場觀眾的我，並沒即時憶及他曾執導或參演的劇目，腦海卻是徐徐浮現數年前，他在台上領獎時的致謝片段。

二零零九年，第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典禮上，他憑《第二把交椅之瘋癲戲子》奪得喜鬧劇組別的最佳男主角殊榮。當時，右眼蓋着紗布，拄着拐杖緩緩上台的他，先多謝醫生批准他下午出院，能趕及出席典禮。然後，幽默地說，若見其流淚，右眼是眼水，左眼才是淚水。聲言心情激動，又有一種莫名的平靜。他是「灣仔劇團」（現已演變為「團劇團」）的創辦人，台上不忘感謝劇團每位成員，直言沒有他們，根本不會有何偉龍此人。並且，坦言

妻子常問他何時才退休，他總是回答需多等數年，可見他極端熱愛戲劇。逝世前未足一個月，他仍參與演出，苦撐病痛的身軀在舞台賣力表演。及後，看劇團的社交網站網頁，他縱然臥病在床仍處理該團的工作，全然戲身喜愛的藝術而無悔。

謝辭中，他說三十多年演戲生涯，曾教的學生該有二千人，兼且不少已有成就，獲獎眾多。最後，他拿起獎座，真誠地道出，很珍惜曾經擁有，不會說不在乎，但更希望能與每一位戲劇的同道人，天長地久。

我深信，縱使他已離世，依然活在某時空。每句說話，點點滴滴，均能種在每位戲劇工作者的心田，為劇壇繼續開出繁花。

他對戲劇的尊重與熱忱，以及遺下的愛，將由人們延續下去。

試筆

塔斯爾海小鎮

■文：蘇晝天（北京大學學生）

從火車上下來的時候，外面雪已經停了。此時正是清晨，這裡大概十點鐘天才會亮。坐上回團部的大巴，半個小時後我終於回到了我的新家。父親和母親正在收拾東西，房子裡有些空空蕩蕩，一些傢具也是從原來連隊的房子裡搬來的。姐姐剛從鄭州回來，此時她正在裝飾自己的房間，牆上已經掛上了自己的寫真。哥哥還在烏魯木齊上班，沒有回來。我和哥哥會住在一個房間，而這個冬天一起住的還有在這邊上學住在我的表弟。吃過晚飯，已經是九點多了，我坐在房間裡，表弟正在做物理作業，並沒有什麼話，不過是問問他學業上的情況，然後便仍舊做各自的事。我忽然想要出去散散步了，便不作聲地披上衣服出了門去。

團部不大，只消半個小時便可以從這一邊走到另一邊。這裡也被稱作塔斯爾海，源自蒙古語。去年夏天回來的時候，這裡剛有了第一家KTV，而這次回來，唯一一輛到五十公里之外的火車站的車已經從一輛舊的麵包車變成了嶄新的大巴，醫院的旁邊也已經建起了老年公寓。一切都在以半年的頻率翻覆着，伴隨着雪的不斷降落，和四周的遠處總也不變的雪山。這裡已經被批准建市，將會成為雙河市的中區，另外還有周圍其他四個團作為外圍地區。叫做雙河市，大概是因為許多年前這裡屬於「雙河都督府」的轄區，但那都是過去了，人們口頭上依舊稱這裡為塔斯爾海。當我從老自由市場走到新自由市場，我想到這個小鎮正在向着四周擴大，更多的棉花地變成了小區，甚至是周圍的連隊也在被拆除。大概不多久，原來連隊裡的那個房子也會被拆掉了。大概十多年前，我隨父母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同樣是個有雪的夜晚。我還記得我們家從一個半地下的兩個破陋的房間搬到了一個有院子的房裡，在那裡我住了十年，然後便離家上高中了，只是在寒暑假回來。而今當他們將原來院子裡的許多東西搬到這個新家的時候，好像一切都是嶄新的，如同十年前我們搬到原來的院子裡，雖然姐姐嘴上仍是抱怨父母把許多不必要的東西也搬過來了。一切又都夾雜着舊的部分。就像我從房裡出來，看到門口停着的不只是幾輛銀灰色的轎車，還有更多的用來拉棉花的四輪車和三輪車，就像我和父親將一個裝有許多東西的棉布袋從三輪車上抬到房子裡的時候，一個舊相冊在我們轉身進門時從袋子裡掉了出來。

我仍是獨自從鍋爐房走到了農業銀行，然後便走到了團部的邊緣。繞着那條路向東走，抬頭便是一輪橘紅色的月亮，垂在天空的盡頭。許多在外地的幼年玩伴此時大概已經在回來的路上，又或者不回來，我並不能全知道。但當我決心出去

走一會兒的時候，我一下子想不出可以叫上誰一起。雖然我從火車上回來時在大巴上遇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小學老師和一個中學同學，但也只是在到我家的時候和他們揮揮手說了再見。而幸運的是，我在散步的途中並沒有感到多久的失落，大概是因為看到這許多嶄新的東西，心裡也有一種想要探險的衝動，雖然小鎮的規劃如此整齊，迷路都是有些困難的。我也並不敢走得太遠，畢竟一個人面對過多的黑暗和雪多少會有些膽怯，大概只有仰望可以片刻地擺脫不安。散步於我也只是近來的習慣。在城市的時候，大學裡的那片湖水是散步的好地方。每天的傍晚時分，沿着湖水走走，和友人說說話，這大概是電話和短信所遠不及的。

我已經走上了通向老自由市場的那條路，不多會兒就可以走到那個新家。雖然是初冬，而且是西北邊境地區，我並不感到冷，我只是感到清醒。小鎮變化的速度大概總是超過這裡的新居民變化的速度，當然也包括我。當我在家裡和母親說話，我便不自主地說起了已經並不算流利的河南話。當兩個同鄉來敲門，和父親說話，大概是問詢裝修的情況，我便走到我的房裡，或是看姐姐在網上和朋友聊天。這裡的新居民大部分原先在各個連隊裡已經居住了一二十年，和我父母一樣，他們先是從內地來這裡撿棉花，而後定居下來並開始種棉花。每家的親戚也並不多，但都已經習慣了在這裡過年，將原本的遠親過成了最熟悉的人。可惜的是現在我們家和對面的人家並不認識，只是在他們有人進出開門的時候看一眼他們家裡裝修的情況。一切都會慢慢習慣的，就像我在這裡生活的過程中也學會了認那些戈壁灘上的奇怪植物，現在也已經遺忘了它們的名字，就像我走到郵局的時候忽然想給某個不熟悉的朋友打電話，但還是放棄了。不久之後，會有更多的樓房建起，也會有更多的雪山可以遠望，而我也許終究要走到更遠的地方去。

徵稿

文匯園開設青少年作品園地，歡迎各大中院校學生朋友踴躍投稿。

文體不限，字數600—1200字為宜。來函請註明「文匯園學生投稿」。

郵箱：bookwwp@gmail.com。